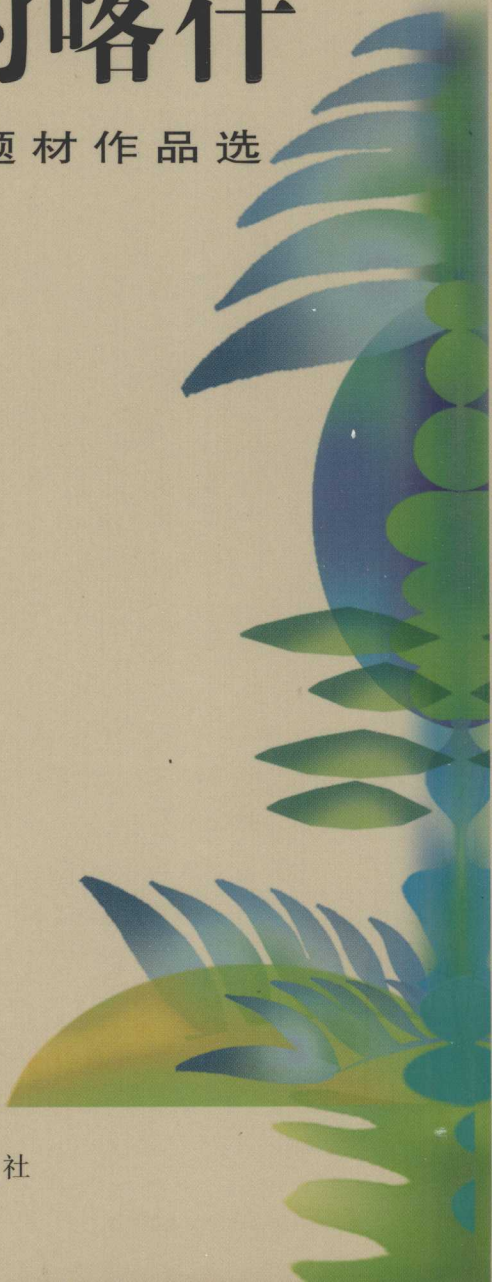


正午的喀什

张承志新疆题材作品选

张承志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217.2
555



正午的喀什

张承志新疆题材作品选

张承志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的喀什:张承志新疆题材作品选 / 张承志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28-10031-X

I. 正… II. 张…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090 号

Zhengwu De Kashi

正午的喀什

张承志新疆题材作品选

张承志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0991) 2825887 2816212
制版 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新疆恒远中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24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让阅读丰富人生

刘长明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获取知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每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定为“世界读书日”，藉此“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大多以图书的形式传承和弘扬。尽管科技日益发展、传媒日益先进，图书依然是凝聚智慧、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读书依然是人们汲取力量、益智修身的重要途径。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书籍获取知识而改变人生，一个民族可以通过阅读铸就精神品格、提升文化素质、勃发创造力而充满希望，人类社会也会因为文明的演进而加快发展的步伐。

阅读走进人生，人生会因此而充实、丰富、精彩。让大师名家的作品成为我们阅读的选择，我们的阅读将在充满智慧的精神

互动中提升品位。我们为所有热爱读书的朋友推出这套《名家文丛》，是希望读者能享受到极大的阅读乐趣，希望书香快慰阅读者美丽的人生。

2006年4月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代自序)

张承志

—

对我来说，它位于整个北亚草原的处处。

在天山深处的哈萨克家里，我的视野和瞳子受过一次烙烫般的冲击。那是从毡房深处，穿过敞开的木扉，一方亮得耀眼的、鲜嫩欲滴的绿色正嵌在那里。山麓的松林、满漾的草潮在那长方形的绿彩里浮动摇曳，生灵般栩栩如生。哈萨克的孩子们拥有这样的视野，而且是从孩提时代——我这么想着，总觉得自己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

后来我心里便存上了这么一个意象。我多次在文字中提及它。在一篇记叙自己人生美丽瞬间的作品中，我把在那一方明亮绿色中穿来穿去的孩子，写成了一个绝美的少妇，记不清她是克烈部落的，或是属于柯扎依部落。在另一篇描写休息之家的短文里，我把这个意象的场景改成蒙古草原，把穿行闪烁于那方绿色的人物，换成我家的五一。但我始终觉得描写乏力，摄影更乏力，我表达不出——门框嵌住的一方明绿带给我的感受。

二

人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和美如此接近呢？人若是生于如此的美景，又会被造化怎样的气质呢？人要是怀着这样的蕴藏和气质，又为什么默默无语、不求表达呢？

这个问题，其实极其重大。

我曾经非常考证地问一个哈萨克：“以前，天池真的只是你们部落的夏营地吗？”

“是的。我一千个保证，是这样。”

他不仅斩钉截铁，而且充满哲理地直视着我回答。

那么我就懂了。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和那些精英大家总是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与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哲学、倾向，以及立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血性不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哲学，而是由于气质。

气质和血性，如天山上的冰川一样，是一切的源头。也许我热爱的气质，我珍惜的血性，它的起源还是一个谜。但这仅仅是就我而言。对天山和北亚草原的牧人们则不同，他们的美质，起源于无双的美景，孕育萌生于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这样的牧人天地，完全不同于制造轻狂文人的单元小区，这样的天人和谐、地杰人灵，是造物千年一施的美意。

以后，它就要退隐消失，一逝不返了。

让阅读丰富人生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代自序)

如画的旅程

正午的喀什	3
如画的旅程	18
日出天山外	21
圣山难色	24
凝固火焰	28
粗饮茶	38
莫合烟与我	48
被潮水三次淹没	55
72 音乐履历	
103 火焰山小考	
109 Üyingiz	
114 冰山之父	
126 面纱随笔	
130 一册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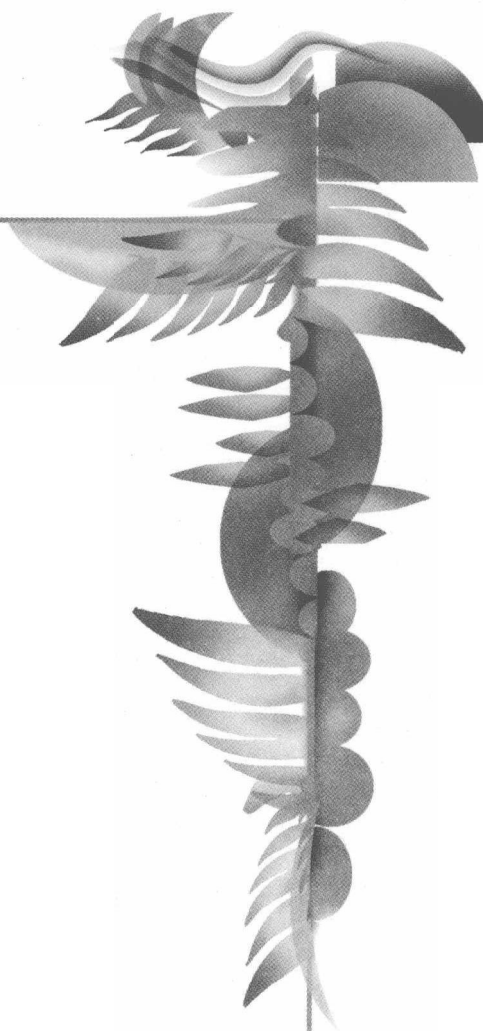
不刺城的冶铁痕迹	143
汉家寨	146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	150
叶密里的小姑娘	156
从大坂到鱼儿沟	162
哦,神圣的树	168
夏台之恋	179

九座宫殿

195	美丽瞬间
208	九座宫殿
226	晚潮
237	白泉
250	大坂
268	顶峰

散文

如画的旅程



正午的喀什

站在这里心中怅然。十五年前我还年轻。那时古风的广场还没有被整肃，站在广场上就能看见传统，还有商品和文化的集散。大寺一直到台阶都被热腾腾的摊贩集市簇拥，显得随和而贴近。那时第一次见到鲜血淋漓但不停歌唱的自残乞丐，第一次见到白瓷般可爱的小姑娘，还有热烈的音乐，那是挣脱异化的一片旗帜。不用说，还有不时瞟来的，迷人心窍的眼神。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我的心被掠夺了。那一次是毕业前的实习，但不知怎么，就像走错了路一样，越过那么辽阔的大沙漠，我独自跑到了这里。于是人就再也无法不想念，春夏秋冬，我身在异乡，一丝游魂却时时在这街头游荡。

今天我又沿着沙漠的边缘，穿过绿洲，来到了这里。今天看到这些浓密的黑胡子，长到膝盖的袷袂和花帽，我已经不再惊奇了。不敢相信地，切实地踩着这里的土路，我甚至难以压捺心中的一丝莫名的伤感。今天我懂得这是逊乃，效仿的圣行。不过，衣冠须髯，几件逊乃居然能变成如此声名远扬的形象，变成一个个魅力生动的男子，这一点使人禁不住地暗暗感慨。

女人们更是如此。难言的娇美、痴醉的歌舞，和褐色的盖头

巾,都不可思议地同属她们,仿佛她们神秘的女体,在不语之中暗示着彻底的快乐和禁忌。一切都藏在她们的深处。如今我能稍稍清楚地分析了;经过了时间和经验,如今我开始能猜测暗暗编织其中的经纬。心中悄然游走着一丝苍凉。我开始善意地谅解:何必对肤浅也进行讨伐呢,那是最后的残存浪漫。

毛驴子依然皮实地在炎热中拖着车,沿着田野上的林荫路小跑。青黛的绿荫遥遥伸延,这里也许是中亚最大的绿洲。风景和人都依旧。你们依然不稀罕编入公家的单位,各自在私人的铺面前头忙碌,喇叭还是丝毫不介意流行风尚,自行其是地,向世界灌注着古老的小调。钻天杨的满树叶子沾满尘土,摊子上香喷喷地、齐齐叠放着焦黄的馕。妙龄姑娘一排排走过,眉毛染成黑绿的黛色。老者在杨树下消磨着时间,双双深目不可捉摸。

我顺着著名的巷子,走走停停。我说不清自己多么喜爱这些古怪的小巷。不用说,在我生长的中原也用泥盖房子,但是同样的泥土,却堆砌出不同的气质。

一定从古时候就已经定局了。神秘的一股情调,被无形地划归了这里,从淡白色泥屋的光滑平顶上,它轻曼升起,俏皮柔韧,难以触摸,不可言说。接近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我一想到此生恐怕不能与它再求深交,心里就忍不住难过。哪怕是用感性或学识,哪怕仅仅想一把抓住它的一丝形影一股味道。太难了——它飘忽幻变,不做允诺。它和我们不得不寄生的此界之间,好像是隔着一层绝缘的空气或尘雾。

我年年都这样想:一切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呢。

他们却在神秘地微笑。像瓷一样白嫩的娃娃,在每一寸身条上迸射活力的姑娘,即使穿着破旧也潇洒有仪的男子,肥胖快乐的主妇,白髯碧目的老者——他们分着清楚的年龄阶梯,一层层一类类地,在这些神秘的小巷里成熟。他们总是从他们那令人艳羡的神情中,轻轻地投过来一个微笑。唉!

世间正是可怕的正午。恐怖的毒日在放肆地暴烤着,泥抹的

平顶屋一片片低伏着，在这亚洲的腹心干透、变硬，被烤成了一抹光滑的蛰白色。它们一语不发，静静地和白杨沙枣一起伸延，在天尽头化成一片淡雾。

我用鞋蹂着淡白的干土。尽管头上高悬着如炽的骄阳，我心里却如释重负。我发觉，在我来到的同时，目的便已经消失了。遥遥地，由于禁止使用高音喇叭而显得若有若无的、艾提尕尔深处传来的长长梆克，飘出来后变成干燥的夏风，散向炎热的中天。

是的，这里就是中亚的名城，我渴念的喀什。

二

在整个中亚或者更远的外界，人们可能没有听说过乌鲁木齐。但是一提起喀什噶尔，谁都会赞叹之神形诸于色。

有时站在沙漠的南缘顾盼，总觉得喀什噶尔绿洲实在太辽阔了。它大得以至在胸脯上发育了不止一个市街。有的沿袭旧制，音译古语；有的顾盼水草，指地为名。当然不管街镇的历史如何，它们都是交叉通达于喀什大绿洲上的枢纽，都是拖曳着一大块村庄之网的纲结。

水量丰沛的河水浑浊地奔腾着，和条条灌渠交叉补给。眺望着无垠的绿洲，我不知去哪里走走更好。和人们闲谈时，他们说，在喀什噶尔的郊外，比如在疏勒有不少东干人，不去看看吗？

疏勒离喀什很近，不知它是不是文献里讲到的，政府军经常躲进去的古丽巴哈尔堡。东干的语源已经不易究明，不时地它也被写成东甘。打听的话，只能问清楚它在哈语中读成 Donggen，在维语里念做 Tongkan。人们用现代语的惯用形猜测说，这个称谓来自 Turgan，意思是“留下”，指当年留在甘肃没有回到故乡的撒马尔罕之类地方的游子。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词就是指东部甘肃。

上一个世纪的末尾，天下沦为乱世。面对着歧视和威胁，东干人选择了争斗。于是也就尝受了迫害，最后流离失所。悲惨的

故事持续了很久,不过事物终究会有结束。后来当安定又巡回归来时,人们发现,东干人已经悄悄地靠着城边定居了。

一如既往,东干人嘛,买卖些凉面酿皮、栽种些辣子洋芋。斤斤计较地勉强营生,紧靠着寺抱成一团。他们学了些维族话,把泥屋搭在了这片绿洲。后来世道继续稳定,他们开始出门也戴白帽子,在泥屋的庭院里,栽了些葡萄和鲜花。从劫难以后至今,刚刚过了一百年。

一对东干人的老两口,悄悄住在疏勒北郊,一个叫塔孜拱的村庄。

远远地先看见一排高耸的杨树林。顺着急流的水渠,这些树干粗粝的青白色大树笔直地密密挨着,雄壮地排成了街道。小小的院落遮掩在青杨树深处,他们的家盖在维吾尔人的聚落中间,街上依着门口,三三两两地有衣裙鲜艳的维族女人在闲扯。进门抬头望望,一切都暴晒在火烫的阳光之下。

老人的眼眶深陷。举手投足之间,他很像喀什树荫下的那些维族老者。他总是迟疑地把我的话再问一遍,然后先在脸上露出确实懂了的表情,然后再慢慢开口回答。我不能不欣赏他举止中的,准确的维吾尔式的优雅。

院子宽敞得令人艳羡。沿墙矗立的巨大青杨,把院子围成小小的城堡,完全隔绝了外面的任何动静。角门通向果园,院子里架着葡萄。从檐下就密密垂满的葡萄和大片的浓绿肥叶,把一派炫目阳光架挡在上方。它只能在缝隙里闪烁,但是再也无法落下。

他姓的是在东干人里最常见的马姓,但是他的汉语已经不熟练。我竭力把普通话讲得再清楚一点,但是他却更听不懂了。在新疆我总是尽量少讲汉语。我喜欢用半通的蒙古语或几句哈萨克语,和汉语民族以外的人们打交道,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小院里,在同胞的老人面前,却要经过维语的翻译。

他在疏勒长大后,就投奔了维族人的毛拉念经。也在维族毛拉的主持下,当了东干人的阿訇。他安静地坐着,一个穿连衣裙

的邻居女孩依偎着他，一根根吃着待客的馓子。家里没有儿子媳妇，只是老两口做伴。他抱怨地说，自己的孩子都“工作”去了，不来接他的班。他的这几句话说得断续吃力，不知是因为他的老实，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用词缺乏自信。

听着他说不准的话，人们笑了起来。大家开起玩笑，说该请个懂汉语的维族小伙子来，因为马老汉的汉语不如维语。他更窘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吃馓子的小姑娘倚赖地靠着他，香喷喷地嚼着。他不知所措地低下头，抚摸着那维族女孩的头。孩子举给他一根长长的馓子，他摇摇头，说了句什么。小姑娘应声跑了。

老大娘则活泼得多。她是完全的维吾尔装束：穿长裙，衬衫外面套着对襟的坎肩。也像维族女人一样，戴着小花帽代替盖头。比起老实的丈夫来，她的母语记忆要好得多，口音里居然还带有一些陕西腔。

她的心思只在留下我们吃饭。不管怎样坚辞，隔上一会儿她就再来挽留一阵，而且隔上一会儿，看到我们还没有马上就走的意思，她马上就跑到灶房，切上几刀或者洗一把菜。果然，等到我们坐够了，真的要告辞时，她已经把饭菜收拾了一半。这下她的态度坚决了，她拦住我——陕西话急切中显然不够用了，她就用维族人的调子喊起来：“你们走的话，我，我——哭呢！”她的真心使我们局促不安。坚持告辞呢，她已经说了这样的话；不走吧，那么就要让七十多岁的老人做饭。

我突然感到，若是此刻离开，以后我会长久遗憾的。于是我跟着她跑进灶房，连声说：那让我来帮您……后来，就是富足的南疆饭菜。我什么忙也没帮上，他们宰了两只鸡。……或许是由于我的帮腔，或许是别的原因，饭桌上决定：可以额外给本村一名额——去学古兰经。马老汉夫妇脸上流露出知足的表情……饭很香，客人们由衷地觉得打搅，再三地致谢和表示礼性。

现实而短暂的一课结束了，感慨不住涌来。离开他们的时

候，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我实在舍不得就这么走掉，其实我有和他们交流的全套本领，但那是完全不必要的，马老汉的平和，像是一个不变的哲理。遗憾的潮冲击着我：就这么离开喀什郊外的疏勒吗？几乎是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我还有多少家常话和心事，想和老两口说它一顿啊。

离开葡萄架，就回到了灼烫的阳光里。在密密勾连着，满身叶片簌簌摇响的大杨树下，两位老人并排站着。老大娘的花裙子飘着，脸上笑得开了花。马老汉迟疑地抬着手，好像不知怎样告别。

他们心满意足，再也与世无争。由于命运的逼迫，还有环境的濡染，短短的百年之后，从服饰到思维，不用说人生，人本身包括语言都变了，他们几乎变成了另一种人。

我抓住他瘦嶙嶙的手。白帽子下面，他苍老黝黑的脸形，愈看愈显得更像维族人。我舍不得，尽量多用了几个术语，和他道了再见。他抬了一下眼睛。大概这时他才想了想我是个什么人。在正午烈日的逼人照射下，他的眼窝愈发深陷，微笑中显出一丝忧郁。我心中微微触动，悟到了一个罕见的道理：当在尽头处，当被生死与否生存与否的选择裹胁的时候，人会发生直到内里甚至体质的改变。

三

她坐在我的对面，沙哑的声调急促地说着，四周的土墙上满是地毯的美丽图案。和伊朗航班上的黑衣姑娘不同，也和不能见面的巴基斯坦主妇不同，当然更和西海固或者河州那些戴盖头帽子、穿短棉袄的女人不同。

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我和一个蒙着褐色纱巾的维吾尔女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她穿一袭长袍，细细的手加强着语气，轻快地做着手势。

四壁地面都被挂毯的图案填满了。从敞开的门朝院子望去，白亮的渠水正从院墙的水洞流进来，浇灌着院落中央的一簇鲜